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编 著:杨海峰

贾盛彰

苏宝敦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杨海峰等编著.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4.7

ISBN 7-80189-221-6

I.周... II.杨... III.周口店(考古地名)-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概况 IV.①K871.11②K87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7223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101 北京朝阳区育慧里 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长阳汇文印刷厂印刷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周口店北京人 遗址名声贯全球



周口店北京人 遗址名声贯全球

坐落在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的周口店北京人^①遗址，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3年，中国科学院拨专款在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1972年建成1000平方米的北京猿人展览馆。1979年举行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紀念会和科学讨论会。1987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的第11届全体会议，正式批准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这表明，北京猿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具有世界意义”。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



^①周口店北京人又称周口店北京猿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保护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故宫、长城、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兵马俑、泰山等6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拟定了1份考察报告。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颁发证书，把中国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6处首批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2年4月28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同年6月被评为北京十大旅游之最。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将其列入全国100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地方，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之一，名声十分显赫。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澳尔森说：“国际学术界认为，由于周口店能比亚洲、欧洲或非洲其他地点在有关更新世人类生活方式和环境方面提供更准确的图式，所以它无疑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从文物旅游角度，加拿大一位朋友说：“单是周口店这个名字，它在旅游的意义上，就价值1亿美金。”



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在周口店西面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圆形小山，比较低的一座叫龙骨山。龙骨山南北长约220米，山顶最高海拔145米，高出龙骨山下的坝儿河河床66米。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很大的洞穴，根据堆积物的范围估计，东西长约140米，西部最窄只有2米多。这个洞穴就是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猿人洞。

最早来到周口店寻找猿人化石并认识到它的科学价值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不仅是一位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探险家。安特生1914年5月16日到北京的中国农商部赴任，心中有一个最大愿望就是找中国的“龙骨”。1918年2月，安特生得知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有龙骨，心中非常激动。写到此，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龙骨的始末缘由；就中国而言，许多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是由“龙骨”引起



1936年周口店发掘现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的，周口店也是同样。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关于“龙”的传说和神话。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可以认识的最早的文字，而《甲骨文编》收入的不同写法的“龙”就有 36 个，说它是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管子·水地篇》把它描写成：“欲小则如蚕，欲大无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说文》也说：“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正是由于它“神”，也就成了过去中国皇帝的象征，皇帝把自己比作“龙”的化身。那么世界上到底有过“龙”没有呢？像《尔雅翼》所描述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掌似虎、耳似牛”那样的“龙”？可以确切地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龙”。那么，“龙骨”和“龙齿”又是什么呢？原来所谓“龙骨”都是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以哺乳动物骨骼为最多，其中有象、犀、马、牛、羊、猪、鹿等；“龙齿”，就是这些动物的牙齿。中国很早时候的收购站和中药店，所收购和卖出的“龙骨”和“龙齿”都是这些东西。

中国的“龙骨”很早就引起国外一些古生物学家的注意了。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古脊椎动物的开拓者理查德·欧文在 1870 年就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哺乳动物化石的论文。他的材料来源也是“龙骨”。还有一位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他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里买到不少“龙骨”和“龙齿”。他虽然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行家，但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哈贝尔带着一些“龙骨”和“龙齿”回到德国后，把这些化石送给了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研究。施洛塞尔研究发现牙齿中有一颗很像人的，因而将它说成是类人猿的牙齿。这颗牙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当时的情况是：远在 1856 年德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1891 年爪哇岛发现了爪哇人。这些发现在当时一直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在亚洲大陆发现一颗人类牙齿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安特生来华前就了解德国慕尼黑大学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来华后，他就给各地在华的外籍人士写信，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1918 年 2 月的一天，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遇见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麦格雷戈·古布。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的兴趣，当即出示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还说存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那一带很多。安特生于 3 月 22 日特意来到鸡骨山考察了两天。

鸡骨山在周口店火车站西南约 2 公里处，是濒临华北平原的一座石灰岩的小山。化石发现在这里一种深红色砂质黏土里。这种黏土是石灰岩裂隙生成以后才填进来的。安特生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它高约 5.5 米，直径 1 米左右。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化石。1921 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根据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这一年 8 月，安特生和美国人葛兰阶一同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来担任由安德普领导的该馆亚洲考察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安特生请他来周口店的目的，一是看看师丹斯基的工作情况；二是请他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正当他们发掘鸡骨山的时候，一位当地人走过来说：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在那里可以采到更多的龙骨。这个地点在周口店火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车站以西 150 米，那位当地人指给他们一条填满堆积物的裂隙。堆积物由石灰岩碎块、砂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结在一起。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意外收获，采集到的化石不仅有肿骨鹿，还有犀牛、鬣狗、熊等的遗骨。这个新地点的堆积物中还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英石碎片。于是，安特生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安特生和葛兰阶走后，师丹斯基继续在周口店呆了几个星期才结束工作。这个地点发现的哺乳动物有犀牛、野猪、鹿、水牛、剑齿虎等；此外还有小动物遗骨，如啮齿类、鸟类及食虫类等。此地点的堆积物中，还含有石英碎片。这一点意义十分重要，因为安特生恰恰是根据这一现象推断人类祖先的遗骨可能就躺在这里。1923 年秋，安特生要求师丹斯基再次去发掘那个地点。但是，由于可以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发掘下去又很危险，所以师丹斯基把能采到的化石尽量采下来以后，就结束了野外工作。周口店停工之后不久他返回欧洲。1924 年 1 月起，即在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1926 年夏天，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两颗明确的人牙。人牙是臼齿。经过一番考虑，师丹斯基把牙齿鉴定为“真人”。这一消息从瑞典传回北京，但当时没有公开，因为人们要等待一个好时机才宣布这个喜讯。

这一年，瑞典皇太子将要访问北京，并要求安特生在北京与他会面，协助安排一些参观访问活动。皇太子就是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1882~



1973)。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学家和中国文物的鉴赏、收藏家，对开展中—瑞文化交流和推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掌管着瑞典在中国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考察和研究的经费。过去几年来，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学和考古调查的经费就是由他提供的。因此，选择这位皇太子到达北京访问的时机来宣布周口店的重大发现是最合适不过了。

10月17日，皇太子伉俪抵达北京。10月22日，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院等学术团体联合会举行了欢迎瑞典皇太子的大会。大会上，安特生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周口店发掘到的两颗人牙。不过，当时也有人对周口店的发现持保留态度，其中有著名科学家德日进、美国著名科学家葛利普教授。而葛利普又是最关心周口店北京人这个重大发现的学者之一。甚至“北京人”这个俗称也是他提议的。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应该说与“北京人”这个绝妙的俗称密不可分。在当时，尽管对于周口店发现的两颗人牙的鉴定还存在一些分歧意见，但是这个发现所引起的反响是十分强烈的。正如后来有人说：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年代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同时，北京人化石发现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就给当时流行的“中亚热”火上浇油。

安特生从1919年起即致力于中国远古文明的考察。1921年，他除了到周口店考察外，还先后发掘了辽宁锦西县的沙锅屯洞穴遗址（铜石并用时代）和著名的河南浞池县的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923年和1924年又跑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遍大半个甘肃，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和墓地遗址。安特生的同事步达生，一向赞成中亚是人类发祥地的学说，他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步达生 1884 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父亲曾任王室的法律顾问，母亲则是王族后裔。1906 年，步达生在多伦多大学毕业；1915 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拜访奥斯朋和马修两位教授，获准研究该馆收藏的一些有价值的哺乳动物的颅内模型。这对他后来在人类发祥地问题上所持的“中亚起源”观点有很重要的影响。1919 年步达生在中国协和医院工作。1921 年被任命为解剖科主任。他和安特生的合作项目在 1926 年已经获得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

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化石的消息，使步达生感到极度的兴奋。他决定将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纳入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作为一个“有联系的追加项目”。10 月 5 日，步达生起草一份报告给当时北京协和医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提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钱资助系统发掘周口店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研究机构。接着，他又去找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具体商量。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12 年从比利时留学回国后，即参加了丁文江等人筹办的地质调查所，后来又接替丁文江而成为这个所的所长，开办周口店发掘和成立新生代研究室都是在他任期内进行的。他在学术领导上很有远见卓识。在处理中外合作项目上，既能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权益，又能倾听外国专家的意见。在整个开展周口店工作的过程中，他和步达生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翁文灏在学术上也有一定贡献。

1927 年 1 月 3 日，步达生接到纽约发来的电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给周口店发掘计划拨款 2.4 万美元。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之后，步达生、翁文灏、胡德恒、安特生一起，商量开展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具体事宜。1927年2月上旬，经过一番讨论，双方草拟了一份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的文件。这就是系统发掘周口店协议书。下面，是保存在步达生来往书信集里的一份底稿：

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和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

第一款：设立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化石堆积物研究专门基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赠与二万四千美元作为到1929年12月31日为止的两年期间的研究专款。中国地质调查所将由它的研究经费中拨出四千元，以补贴这一时期的用费。本项目的一切开销得提请合作双方的负责人批准。本合作项目的宗旨，是寻找和研究早期人类化石和同时代的动物化石，但不涉及晚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历史时期的文物。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何种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第二款：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博士在双方指定的其他专家协助之下负责野外工作。二至三名受聘并隶属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家专门负责与本项目有关的古生物研究工作。此外，双方应该以其现有的人员给予本项目以任何必要的援助。

第三款：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第四款：一切研究成果均在《中国古生物志》或中国地质调查所其他刊物上以及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出版物上发表。

这份一共两页的打印件的第一页右上角，步达生写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有“由翁文灏起草”（英文）一行铅笔字和“1927年2月14日”（英文）一行钢笔字。在第二页第四款后面作了一些补充。1927年3月23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远东副主任格林给胡恒德写信，对协议书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格林的信是对胡德恒2月12日来信的答复。

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财政上的支持和拟定了合作的协议书之后，周口店的系统发掘计划于1927年春付诸实施。

周口店合作项目以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12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高大学，旋即回国。1913年在农商部任职时开办地质野外工作。1913~1921年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大学地质学教授。1919年为《中国地质学会志》的第一批论文写序。1933年秋至病故前，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对周口店的计划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周口店的具体事务实际上是由步达生和翁文灏商定施行。当时，派到周口店工作的人员有4人，他们是：

李捷，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他除了担任地质和地貌学的调查外，还负责与地方当局、土地所有者交涉以及管理工人等一切行政事务。

步林，由维曼教授推荐的瑞典古生物学家，担任古生物研究专员和周口店野外工作顾问，专门负责发掘的科学计划。他是这一年的3月6日偕夫人到达北京的。

刘德霖，是著名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的技工，曾参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两年的野外发掘，担任周口店野外发掘的技术助理兼室内修理化石工作。

谢仁甫，步达生的办事员，派往周口店当刘德霖的助手。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此外，还有一个专为步林烧饭、洗衣和做其他杂物的勤杂工。

野外工作从3月27日开始，由李捷测绘遗址的比例尺为1:2000的地形图。这项工作在4月12日做完，4月16日正式开始发掘。那时，周口店没有自己的住房，步林和李捷等都住在一所名叫“刘珍店”的小骆驼店里。这座小店只有九间土顶土墙的小房，坐落在坝儿河右岸，离北京人遗址只有二百米左右，在当时还算个理想的地方。经过数十年沧桑，“刘珍店”虽然早已荡然无存，但是，这座一度充当过周口店野外工作大本营的小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北京人遗址——猿人洞

北京人遗址位于老牛沟南面，在安特生的野外记录里称为“第53地点”，李捷和步林在那里发掘时改称“第一号洞”。后来，德日进和杨钟健在1929年发表的报告里正式称它为“周口店第1地点”至今。

“周口店第1地点”所在的石灰岩小山名叫龙骨山，地产权属鸿丰煤厂。1927年开始发掘前，由李捷出面和煤厂的老板谈判，一年租金90元。第二年，老板抬高租金一倍。于是，1929年由裴文中所出面和鸿丰煤厂几经交涉，最后由新生代研究室出资4900元高价获得了承租

权。承租权的范围包括整个的龙骨山和西小山头的一半。从此免除了每年交涉一次租金的麻烦。

1927年，首先由步达生拟了一个文件，经过翁文灏稍加修改补充，于4月12日交给步林。文件提出，这一年的野外工作分三个步骤：第一，对遗址做一次系统调查和消除地面的乱石堆；第二，把悬在半空的危险角砾





岩炸下来，检查一下里面有无化石；第三，对保存下来的原生洞穴堆积进行系统发掘。步达生要求步林每逢周末交一份简要的工作报告给他，再由他交给翁文灏和胡恒德。文件要求当发掘到的标本凑足一个火车车皮时，由李捷安排装车运回北京，存放到“新生代研究室”。

据步达生最初的估计，整个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在两个月甚至在六个星期内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北京人遗址含化石堆积的体积之大、内容之丰富、问题之复杂以及工作之困难，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就是到现在，第1地点含化石的堆积至少还有一半保留在那里，未弄清楚的问题和新提出来的问题等等，仍然成堆地摆在科学研究人员面前，等待开发研究。

李捷和步林把发掘部位选在整个堆积的中段，大致在北裂隙以西。发掘面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米；愈往下挖，面积愈窄，缩为东西长16.2米，南北宽12.3米。当发掘的深度将近20米时，挖出的堆积物约3000立方米。发掘工作于10月18日结束，获得化石材料500箱，特别是还找到了一颗人牙化石。对于这些成绩，步达生感到非常满意。他在10月29日写给远在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的信中说：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

“这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步林是一位优秀而热心的工作者，他在地方上不安宁的环境下，不顾战乱，坚持考察工作。10月10日翁博士考虑地方打仗，曾从大连发来急电，督促我把步林和李捷叫回来。但是，我在这里详细地打听之后，觉得还不必这样做。于是，我写信给步林，讲明当前局势，告诉他说，不管是他还是李捷，我希望他们都不可去冒什么风险。不过，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对什么